

潮声里的史诗

◎王楚健



▲玉环漩门湾 应军/摄

飞鸟不时掠过蔚蓝的天空，和煦的海风裹挟着芦苇清新的气息，汽船推开蓝宝石般的水面，螺旋桨搅起进溅的雪浪，鱼群追着船尾跳跃，银鳞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。这是本世纪初，我在浙江第二大岛玉环的漩门湾见到的情景。

漩门湾地处乐清湾东部，与雁荡山隔湾相望，总面积31.48平方公里，上千米的堵坝和六千多米的海堤将东海和湖泊分隔。近二十年光阴荏苒，漩门湾已然建成全省首个滨海型国家湿地公

园，草木葱茏，百花争艳，黑脸琵鹭、黑鹇、反嘴鹈、罗纹鸭、东方白鹳、卷羽鹈鹕等上百种珍稀鸟类频频定格在摄友们的镜头里。

我再次来到漩门湾，是在今年孟夏时节。据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介绍，七星鲈鱼、鳊鱼、鲢鱼、沙丁鱼等50余种鱼类，每年从太平洋跨越数千海里洄游至此，还有常年在此生长的黄鱼、鳓鱼、鳗鱼、虎头鱼、鹰爪虾、梭子蟹等，构成海洋生物繁衍生息的天堂。鱼类的“生命驿站”，成就候鸟的“诗意家园”，水生植

物、浮游生物、鱼类、鸟类形成完整的食物链，使这片湿地成为自然生态的宝库。而不远处的三合潭文化遗址，曾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犁、铤、斧、凿、刀、镞、锄等石器，纺轮、网坠等陶器及木质船桨残件，让厚重的历史浮出水面，印证着距今四五千年前，古越先民就在此依海而居，开启渔猎生活。文献记载，南宋时期，先民为了与台风、海啸等自然灾害抗争，用竹笼装石构筑海塘，更是开启了漩门湾围垦先河。

在“以舟为车，以楫为马”的海洋文明里，人们不断探索航海技术，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；而洄游鱼类则以感知水体磁场、电流变化，找到了生命的归宿；候鸟通过太阳、星辰、地磁场、地标记忆等辨识方向，跨越千山万水完成生命的迁徙。自古以来，玉环就是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，满载丝绸、瓷器的商船从坎门港启航，驶向东南亚、中东乃至更远的地方。而如今的漩门湾，依然延续着生命的远航：年幼的鱼苗在此积蓄力量，候鸟在此调整羽翼，它们与千百年前的商船一样，穿越波涛汹涌的海域，跨越无数暗礁险滩，追寻着生存与繁衍的方向，完成着生命的轮回。

站在观景塔远眺，纵横交错的水道如同大地的血脉，飞鸟掠过水面惊起涟漪，游鱼穿梭芦苇间泛起银光。云卷云舒，潮起潮落，新时代的远航中，同行者们正在续写新的史诗。

磐安炼火记

◎陈涌

山风初敛，暮色越过磐安山脊，缓缓如和蔼老者。我站在花溪溪畔，看日光、远山，看时光如溪水辗转：北坡树林墨绿如黛，自山巅铺陈而下，枝叶间光斑缀成余晖；南麓竹篁沙沙，顺坡倾泻，二三里便吻上溪石。白日暑气被暮色收拾，夜的故事呼之欲出，黄昏篝火将燃，光影间一明一暗、一白一黑、一阴一阳，恰如千年时光叠印的和弦。

磐安炼火源自古火崇拜，是狩猎时代篝火狂欢的遗留，与巫覡、宗教、民俗文化交融，宋代达鼎盛。此地人对火的崇拜，已如呼吸般自然。巫雉、祭祀文化为炼火勇士提供舞台，他们踏火驱邪祈福，传统虽已生青苔，而花溪的火之仪式正拉开序幕。随人流入古村，灯笼次第亮起，丝瓜藤在檐下织绿网，恍惚与五十年前乡村重叠——那时灶膛柴火噼啪，而今民宿电炉煮新茶，唯有溪岸鹅卵石记得先民踏火的温度。

忽闻溪谷深处号子声，如老树根脉叩击石缝。人群静立，六堆炭火铺成甬道，火星簌簌上窜，像金翅蝶振翅。火苗窜至丈许，炼火勇士赤足从暗影走出——古铜色肌肤映火光，腰间红绸如燃烧的闪电。领头老者轻喝，众人踏火而入，脚掌落下时，炭火如黑蝶扬起，在空中划亮银弧线。

这火别于厨房烟火，带着洪荒野性，每粒火星都诉说先民与自然的角力。古时活动多在夜间，村民扛木炭至火场，引燃后堆成山包或铺成火坛。炼火者提前三日吃斋、净身，鼓乐声中由香官引路、山人带领行“开水火门”仪式，再执钢叉按序穿梭火坛，呐喊起舞，一般炼三坛结束。他们把百折不挠写在脸上、火里、生命里。北宋时，永康人胡则清廉爱民，奏免衢、婺身丁钱，死后被尊为“胡公大帝”，崇拜渐兴。其与炼火结合，反映民众对清官的敬仰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文化信仰的融合，见证历史。

时光流而不逝，花溪的火何尝不是当年的胜利篝火？勇士在炭火上翻滚、跳跃，号子震得溪石发烫，这不是表演，是跨越千年的对话。赤脚汉子以血肉丈量信仰——踩灭对火的恐惧，点燃与自然共生的勇气。最后一位勇士站定，炭火爆响如古钟，惊起宿鸟，也落我心头积尘。

夜风渐凉，炭堆化作暗红的星子。但火光仍在血脉奔涌——炼火不是熄灭的仪式，是燃烧的传承。如溪水汇入大江，这千年火魂从磐安山谷出发，在每个目睹者心里，点燃照亮未来的光。

奏响生命的千年和弦

◎胡建新

山雨初歇，隋塔静立。

我站在国清寺前，看东西双涧自云深处奔涌而下：北涧清冽如雪，自北山而下，曲折奔流几十里到达国清寺。而西涧从灵芝峰上一泻而下，流程只有二三里。西涧之水晶莹清澈，而北涧之水混沌黄浊。二者因一场骤雨，在石潭中撞出惊雷般的轰鸣——浪花飞溅如碎玉，交汇激荡，一清一黄，尤为壮观。

唐玄宗时期，僧一行奉旨编修《大衍历》，他听说天台山国清寺的主持僧精通算法，于是不辞辛苦，长途跋涉三千三百里，历时三百零三天，来到天台山国清寺求师。一行抵达国清寺时，恰逢山洪暴发，北涧上游发了山洪，山水奔腾澎湃，急湍而下。由于北涧狭窄，水流一时间无法泄泻，就朝西涧夺道而走，形成了双涧回流的奇特景观，即涧水西流。而在此之前，国清寺的主持僧已经算出一行将至，并预言“门前水西流，弟子当至”。果然，一行到达时，涧水西流，这一奇景仿佛是天地为迎接一行而展现的祥瑞。

一行就在国清寺钻研算法，学习天文知识，前后花费七年时间。在《大衍历》初稿完成不久，一行园寂于新丰。玄宗哀痛不已，赐谥“大慧禅师”，葬于铜人之原。而于国清寺立衣冠冢，题曰“唐一行禅师塔”。《高僧传》将他列为唐代第八位高僧。



▲国清寺门前的涧水西流 许斌/摄

千年之后，我们仍站在石潭边，看山上的骤雨如何将无常化作生命的辩证法。

这让我想起一位失聪的画家。他曾说：“起初，我恨命运泼来的这盆浊水；后来才明白，它逼着我学会用眼睛听颜色。”清浊之撞，何尝不是命运的隐喻？骤雨如无常，它打乱秩序，却也撕开表象，让深埋的潜能喷薄而出。正如隋梅千年不倒，非因抗拒风雪，而是因它在风雪中学会了扎根。

唐代皮日休曾以“撼石门”喻双涧之力，宋代志南则以“幻还真”道清浊之机。清与浊，本如阴阳两极，碰撞时惊心动魄，交融时却能生发新的生机。生

活亦如此：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深潭，将人抛入其中，翻滚、挣扎、碰撞，却也在这一过程中，将浮躁沉淀为从容，将执念沉淀为豁达。

雨后初晴，一弯虹桥穿越千年，横跨双涧，重现人间。清浊之水在虹光下泛着微光，仿佛天地在为这场和解加冕。虹桥悬于清浊之上，却又不离清浊——它启示我们：真正的超越，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中保持清醒与慈悲；不是否定无常，而是在无常中看见永恒。

清浊双涧，形成辩证法：从来不是为了困住我们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清浊相生中，走向生命的圆满。